



蓀堂集卷之七

新都吳文奎茂文甫著

友人程涓巨源甫閱

序

白嶽徵會序

白嶽福地群望秩宗山川絡繹而奔會煙蘿雜  
選以標竒游人霧湧冠蓋星馳爰冥搜而幽討  
多乞靈而倖禧固未有以貴下賤甘折節於山  
林本儒飾吏振風雅於冕紱者也海陽丁侯荆

湘華胄江漢儒宗弱冠登壇希心騷選携槩出  
牧比跡循良政成人理機息鷗忘六季於茲千  
載獨盛時維著雍之冬適屆肆覲之會謂教子  
弟尊耄耄泣縱絕於向隅迺訪隱逸禮巖阿趾  
或踈於獨往爰以自公之暇特勤延攬之忱簡  
折而窮陬答嚮贄投而賓主分庭月軌玄暢日  
躔陽望龐公輟耕孫登罷嘯或龍章鳳質或麗  
藻宏詞或繪事旁通或詩歌妙絕樂隆禮以彈  
冠快披衣而倒屣山澤之儁黌序之英得廿有

餘人焉分忘在藻樂亞食萃邑侯迺引喻自敘  
酌酒率衆慨神交之未真喜新知之猶晚霏屑  
玉約斷金味蘭言張綺席爾時旭日在巔殘雪  
映樹翠屏蒼嶼幻巧炫竒鑪岫水簾含色表潤  
鼓瑟吹笙餘音飄於下界洗罍陳牟歡洽動於  
中林大夫賦無歸俊髦歌靡兢逮夕陽掠西炊  
煙布陸振策鈴鈴睇仙室而戀別脂車滾滾轉  
空谷以言旋望素雲於玄宮瞻英風於朱閣此  
韋布之極觀師帥之遐軌也嗟乎大雅道喪吐

哺禮微金章墨綬坐擁專城荷衣蕙帶塊槁林  
澤是以庾樓嘯咏多作美談龍山宴集誇爲盛  
事詎知參佐爲歡情不逮於單寒戲謔爲虐事  
不經於訓典瞠乎難再方斯茂矣奎縣寓下士  
樗櫟散材素沾化雨載覲文星授簡敢云能賦  
銜杯聊籍傾心識荆同榮御李並幸譬之登群  
玉之峯觸日琳琅猶乎挹瑤池之水投手清冽  
竊惟海陽瘠邑畿輔遐陬玄風扇於成弘文儒  
蔚於靖慶自守相重式廬之禮致多士堅高臥

之風聿閱歲年始經標榜隋珠遍握和璧交輝  
豈非鶴鳴子和爾爵我靡虎嘯風生此感彼應  
者哉顧盛舉不常良辰難數悃悃中函菁華外  
吐凡茲把臂各罄嘔心憑几揮毫當筵灑墨紀  
時月於篇章鋪行役於序記抒闡性靈褒揚盛  
美用以藏之名山鑄彼厓石庶采謠貢諺匪邀  
歎洽於片時儒雅風流堪表文采於百代君侯  
之度穆如清風都士之操芬若秋蕙不將埒蘭  
亭而兢爽較兔園而爭烈也哉

盛邵甫家藏字畫冊敘

邗江維揚間一都會也土沃而俗侈其民好利  
羞貧嗇商櫛比鱗次獨盛夫子號儒門廣文盛  
先生竒峯司理盛先生若愚各以儒起家余垂  
齟奉家大人命得北面師事盛夫子夫子雅嗜  
竹素匪直杜門下帷晝日常鏘扃自薪水外絕  
往來跡攤書著菴堂上寂如也視闐闐輿譁聲  
若隔幾由旬時邵甫方舞象耳目覩記業已嚮  
往墳典矣後三十餘年不佞一再過邗江邵甫

則以好客聞又獨折節下余數茗飲齋頭笑語  
移日余冀得瓊琦瑰麗之觀乃邵甫盡發所蓄  
相品隲則真草篆隸花卉水石人物山水數十  
幀而已且曰子好我爲我序之若珍重不啻十  
襲藏嗟乎邵甫於是乎加人數等矣夫邗江舟  
航輻輳南北馳驅豈無朱提犀象縠綺紈綃之  
絕異豈無鼎彝彝珠貝珍缶璠璣之殊尤藉令所  
嗜有在雖充物庭除苑積度閣亦易易者邵甫  
顧不在此而在彼蓋謂吾自安吾素風耳况邗

江東南環巨浸西北枕曠野揚子濁浪銅山逃  
寥無層巘清流足寓吾目陳椽列肆斥鹵泥濘  
無康莊塗尪足投吾足入市則眯囂塵結客則  
溷駟僮握筭稱籌連聲日夜吾避而入城中惟  
陳篋解帶一付之緇帙遇吾徒則推與共匪吾  
徒則卷而懷庶幾猶賢乎已夫達人不以崇清  
曠而薄鉛槧儒生不以談性命而屏菟游蓋噐  
形而下道形而上毫楮筆畫之間神情意氣每  
動盪宣洩焉昔人謂遇芝蘭則思培植覩蔓棘

則思芟刈臨曹娥則慘悵悲哀意瘁神傷摹黃  
庭則解發抉網世緣盡脫有味乎言之非爲謾  
也邵甫謝去世俗之所孜孜矻矻一切芬華靡  
麗而斂精注神惟茲清虛恬淡圖史翰墨目熒  
之心惟之惚然憬然必有昧眇卷中神遊卷外  
詎曰玩物適情其斯以爲道存目擊乎哉昔王  
氏墨寶眉山參之以爲美談蓋深取於曠懷雅  
嗜矚然不滓難之也然余以爲王氏難等吾師  
耳若邵甫則更有進焉者吾師澹泊寡營不能

違時邵甫去濃屏汰時乎不爲不能不爲總之  
寄寓冲素不入弟靡箕弓裘治世其業矣嗟乎  
此盛氏家法所以代興聞人也與哉

孝經本則序

張子遠余同里人也赤貧而持獨行幼卽以孝  
聞負笈黃梅依瞿夫子門墻數十季喪父事母  
攻苦食淡而其孝慕愈甚歲辛丑歸省以所編  
纂孝經本則一帙貽余余披誦再三因撫卷太  
息焉夫孝之爲言非鑠之也古昔聖哲崇論閎

議高躅穆行非意之也子遠於古本十八章外  
標本示則豈杓之人耶要以至德要道約之可  
一言盡乃其橐籥方寸根柢性靈搏挽陶鑄於  
命世口脗中者本之云也其因境現形隨履著  
跡常常變變百千萬億而究之至當不可思議  
者則之云也本根未備枝葉安附法則散逸蚩  
蚩有衆將安倣耶故孝經一書雖寥寥數千言  
乎廣大精微發自因心出之河間顏芝歷東漢  
六朝唐宋以逮明箋注不下數十百家學士大

夫孺穉寒峻尊而習之未廢也至綱舉而目或  
踈棟楹列而廡翼或缺故逃觀者樂攻而視肉  
之夫攢眉師心者喜事而面墻之輩却步何以  
故不聞不尊不知不行漸靡然也常謬疑以孝  
致治莫如明以孝鞭天下后莫如我

高皇帝聖諭六端首先孝順而廣厲學官是經  
顧獨不列於功令何哉由今而反復深惟揭孝  
之大狗於道路家諭而戶曉之期於共由者為  
庸衆設也舉孝之全散於六經分治而精研之

期於得人者為譽髦設也合天下以尊孝經分  
孝經以課多士試取國朝孝順事實合併以觀  
而神聖謨慮之遠所以加惠元元其於本則所  
在亦已先子遠得之矣今子遠沉思專詣覃精  
嘔心遡之五經以培其根宗博之廿一史以示  
其矩矱大而郊社禘祀小而謦咳唯諾存而聚  
順承歡沒而醫藥莖祭語語靡不中窳事事靡  
不具備人人靡不實際遐陬僻壤自此一編譬  
之震奮出地而潛蟄警動就鉤埴於型範期至



中於正鵠也轉盼運掌間也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在子遠不過盡其一斑吾輩畜事興懷  
夫非盡人之子與其烏能無尸祝於子遠

書巢諸詠序

鄙人賦性椎魯不能脂膏浮沉又不好問家人  
生產每塵埃稍芬輒觸忤心熱顧獨嗜書若裳  
衣饔飧不可一日無也已卯冬得隙地家塾之  
東葺屋數楹負北面南堂之者三室之者五網  
繆戶牖足蔽風雨每讀書其中卽暑雨祁寒未

嘗少輟偶閱陸務觀集見書巢之記有味乎其  
言之因顏其額曰書巢蓋書志好巢志小此外  
更無長物矣世之好事家溺其旨峻宇雕墻寶  
惟異物過一石一卉之奇捐中人產而弗恤及  
時移事改顛覆漂搖鳩居鵲巢祇重英雄慨噫  
耳惟茲墳典也者雖汗牛充棟貪則不與廉則  
不求鄙人壯未聞道倘籍此得購遺書蠹游朝  
夕徐徐于于洵可自樂譬之鵬鷗九萬鷦鷯一  
枝良亦各有適也而况坐擁百城乎哉間忘愚

陋欲乞贈言敢述梗槩呈風雅諸君子覽焉

壽徵君秀峯胡次公六十序

代作

當今明聖在宥躋垓埏於壽域矣名家右族艷慕耆碩老成而學士先生亦侈脩酌者之詞以寓隆禮第祝壽非古難乎其言之也松竹岡陵陳言屬厭冥靈大椿大言無當魯史金張諛言罕實概諸中庸雅無取焉次公新安賢豪卽質行具在而余未習也六十始壽安所贊一詞乎竊惟余家邗溝亦江北一都會也商賈輪輻以

耳目所睹記汰者務豪舉漿酒藿肉履絲曳縞二八更侍車馬如雲猥云達生樂則侈矣然而恣情極慾伐性干和纖者守其芟芟華冠蒯履數米易衣謝絕知交夷鄙骨肉托言柱下齋則寶矣然而焦神極能傷生滅性無論汰斯靡靡斯力殫纖斯陋陋斯廢禮其究也力殫者人損廢禮者天損無壽類矣文學所稱說次公能柴立中央折其衷而用之方南山公老勸於勤伯仲脩息先業甫弱冠爾恂恂退讓若不勝衣間

操竒贏賈用大起湖陰松泖之區在在誦義且也性喜節俠已諾必矜孳孳務振人之窮賓朋過從不吝筭器如捐重貲以建宗祠數解橐中裝以濟外姪夫已氏皆其彰明較著者晚於舍旁斥地構霞標堂攬秀樓池洞臺樹窅窕斐亶有致而好客愈益甚子太學文雅雍容世其家風里俗至爲之語曰百里無煩春館穀借胡公次公何脩而得此譽哉夫世之降也烏覩所謂乘龍餐霞冲舉霄漢彫三光而後萬物者耶要

以人性本壽物來扣之則不壽彼舉詘而纖舉盈而汰皆是物也有數存焉於其間適其服食節其起居樂其心志寶其榮名睢睢于于毋伐巧毋咤竒毋洩尾間毋恣谿壑衆人刳敝我獨否衆人夭折我獨存夫是之謂建德之國夫是之謂極樂之民夫是之謂無疆之壽由斯以譚次公用汰汰而能詘則詘以程其施游閒好事曾不得望後塵次公用纖纖而能汰則汰以裁其則錢虜貪夫愧汗爲之塞吻汰不傷財詘不

違禮若五味之劑其酸辛若四時之均其氣候則惟次公能也與哉壽可矣壽可矣昔華封人壽伊耆氏三不居何以故患在多故也次公斟酌劑量於盈詘纖汰之用而無多取則富而無事壽而無辱男子而無累吉祥善事以全收之太抵注則易溢酌則易竭注而不滿酌而不竭醞之釀之灌之漑之耄耄期頤率由此途出矣次公其左契余言以待文學曰昭不敏以賓席結次公驪次公蓋隱君子流券內券外純純常

常不規高名不賈厚利者仲冬乙巳屆懸弧辰且配黃孺人亦後七日而五十敬籍之爲合璧頌

壽東丘吳長公六十序

昔太史公艷慕鴟夷氏津津不容口豈徒以其伯越參吳功成能退就業宏鉅爲足術哉卽其以計然筭試之治生三致三散抑何瓌瑋軒揭也故敘述世家波及其兩息子乃其兩息子雖托以不朽寔碌碌無竒一則重失千金無能脫

手足于阨一則乘良策肥逐狡兔朝夕不知財  
所從來夫重失者靳輕散責長男以振窮之義  
旣微欲奢者寡厚積望少子以阜昌之實必鮮  
志有之其父析薪其子未必能負賢父兄且奈  
之何矣由斯以談能子難能兄尤難承家難起  
家難之難吾鄉地瘠人稠逐時轉徙遠兢刀錐  
非甚賢豪烏能語此者乎迺今惟吳長公獨也  
長公家璜源璜源海陽南牧隩區保界山谷俗  
尚織畚其人率務孝弟力田父瀛山公始客邦

溝當其賦遠游時嗶嗶道古昔無有也逮長公  
從之父子戮力取囊鹽編蒲者若而年遞羸遞  
訕捫内外食指漸繁瀛山公力憊莫支長公私  
解橐中裝併金鍾膏腴長跽以進曰佐大人及  
諸弟歡久之稍有奇羨瀛山公謀所以償長公  
長公堅謝弗敢有名噪一時都人士謂長公越  
在踣躋顧能爲此皦皦耶其後瀛山公倦於勤  
一切倚辦長公長公爲政度乃公志不在小呼  
弟及子各分之以職某職家秉某職化居某服

儒一一受成毋徒業毋媮惰寧爲歲計毋爲日計會天幸誠壹愈益著聞巨商上賈愈益傾心彼此灌輸十餘年斥舍旁地考路寢百楹千甍堂構儼然質劑歲賦其息三倍諸子姪經明行脩就試督學使者通博士籍長公覽揆之辰適與之會嗟乎長公詎直德過二子哉程才絜智差足季孟陶朱彼所表樹大有逕庭則以遭際使然毋亦用人者之爲是拘拘也浸假置其身千載上詎知不比隆爭烈耶世之季也豨韋波

矣渾沌竅矣歌式微而隊箕裘謠尺布而德鋤耰者比比皆然迺長公推財任勞大有造於介庶是兄而父也日討諸子而訓之用經術鳴是賈而儒也廣田宅則蓋邑挾資斧則蓋鄉高名厚實則臣程白而奴刀孔吉祥善事方來未艾彼福澤之流於棠棣弓冶世世勿替者雖謂皆長公壽類可也且也行年六十而伉健不啻壯少曩憂勤今逸樂曩孳孳矻矻圖其不足今徐徐于于享其贏餘俯視旁睨意快志遂天全神

王由是而老而耄耄而期願黃耇無疆明天子  
臨視造問不憚袒割饋醕皆是物也古稱憲老  
載之惇史要以敦行誼篤人倫起敝維風其在  
長公哉其在長公哉余不佞未習長公又不嫻  
於脩辭第以門人某一日之雅摭質行而揚扞  
之如此日者高會稱觴倘以其不爲窵言也者  
而效之長公醕矣

壽程明卿五十序

屯溪海陽南牧一都會也漸江水由之入浙翁

山在望倜儻瓌琦之士多出焉程明卿先生霽  
春以醫起雅與余習余方延致診切會姪孫良  
有族兄國重友人劉國成咸集明卿以是月二  
十五日爲初度之辰共謀修酌者之詞明卿拊  
身稱謝謂照無良五十始壽微一善狀奈何敢  
煩記室時逆者在門明卿匆匆有行色余輩謂  
壽之有祝自周始也古者尊卑相臨則壽心膺  
相寄則壽叔季因之十年遞更遞用爲壽都人  
士行古之道誰能廢禮况先生固得全全昌悉

備衆善者乎第擬人必於其倫多言繁稱近侈  
誇張無當近誕侈與誕無爲貴祝矣良有進曰  
有德先生深矣自巫彭作醫周禮疾醫掌萬民  
之疾病故必選名姓之後用之重其事也第族  
醫十九良醫十一先生有玄解焉誦黃岐之言  
悟盧扁之術洞虛實寒熱之原酌君臣佐使之  
宜頃室家罹霜露疾幸先生過我先生一投劑  
霍然有起色再投而減三投而愈視夫已氏市  
心奚啻霄壤有願爲先生祝國重曰明卿與余

爲肺附親明卿之醫得之汪培元者也明卿少  
負大志習博士家言以善病謝去其叔父柱愆  
憑使師事之凡五易寒暑遂得竅會求之寸口  
三候之間滌滌湯液無不收効門內外履相錯  
也名曰隆產日益築閒閒館以自快暇則焚香  
啜茗鼓琴繪畫飄然有出世想報之以精無論  
厚薄輕重甚則返其直而平其危在在誦德矣  
活人者筭必延吾儕何可不爲明卿壽也劉國  
成曰日者姪姻不相能生居間解紛一再館穀



明卿家無厭勑色會巾車他出屬紀綱張具備  
極脩贍發一議持一論輒破的罔毫髮軒輊余  
卽調停委曲卒莫出其範圍屯市里俗季矣耆  
宿髦彥交口罕間言昔魯連抗義名傲天壤明  
卿近之壽可矣壽可矣文奎曰徵矣三君子之  
言明卿進乎技矣家昌阜矣譽聞無疆矣顧不  
佞犬馬齒比肩明卿不揣程命潔力造事懸殊  
更有進於是爲明卿壽者不佞之艾也瞻依之  
感垂三十年明卿尊人方躋耄耄晨出暮歸不

廢視膳問寢古者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於人  
子心寧無快乎國朝以科甲賓興都人士存心  
經濟非由此途出志未易伸惟良醫差埒良相  
不佞艾而失路株守里閭明卿則世先世涪翁  
術抱上醫醫國材轍迹所經起沉疴疲癯歲不  
下數千積而計之谷量澤量隸首不能紀矣藥  
餌之功與調燮等儒家侈談民胞物與明卿不  
亦自媮快哉余望艾而二毛甫艾而衰耗種種  
明卿則顏如渥丹鬢如塗漆間者濶焉一語連

日夜不休氣完而神王心和而精實竟所至卽  
期願何難焉夫以伉健之七尺上戲彩以奉庭  
闈下造福以拯蒼赤吉祥善事以全收之明卿  
真人貌天行僊僊於屯溪之上者哉三君子曰  
善子之言壽也遠不離日用大不悖本實曲而  
中肆而質敬托之副墨之子載幣加爵以爲明  
卿壽

記

黃梅紀游

黃梅楚東巖邑也濱江阻險接壤潛皖毓靈孕  
秀多至人幻蹟瑰麗之觀癸巳春介紹張能之  
謁瞿睿夫先生因游東西兩山時先生方掩關  
得請會風雨作惡侍史三往返三月廿三治行  
遇友人吳皋倩來遊匡廬方舟次龍坪日晏大  
雷雨皋倩舟敗齋裝付龍藏詰朝余忽傷足匍  
伏返嗟乎余曹耦之不振也以邑邑七尺付游  
覽其躑躅爾平生夢說十洲五嶽不令章亥挪  
掄人耶無何爲四月朔足愈屣步舍龍坪家姪

旅館質明跳驅東去亘長堤綠柳如幕湖陂村  
舍火耕水種應接不暇下春渡濯港歷丘陵透  
邇稍童者里許望林端塔影上銳切雲知爲黃  
梅縣治也少選先生遣使來逆少選能之躬來  
逆登堂把臂供帳爲具甚都交歡憾相見晚明  
日得入關中列楹數十或架或皮積書及邸報  
各數萬卷先生出手編著文字積案盈廂約一  
二千束劈畫時務印正經史皆平生創見也明  
日以游東山辭先生曰已勅圍牧韉駿騎胥命

矣先生素不善鞍馬強爲余並轡出旗亭下過  
來公祠東嶽廟三舍許皆負郭菑畚涉水數四  
水及馬腹每一渡先生冰兢談鋒齟齬仰面群  
山最高處爲白蓮峰地多水草原衍平曠能之  
曰此故劇盜劉羽國哨聚處當燒亭前驛舍時  
聲甚張欲逼黃梅能之與先生已糞除俟至謀  
陳說禍福威德令若束手歸命後中陸生計撲  
滅先生竒不得售陸生功不見敘命也余爲僮  
佃久之按轡徐行陂陀間里所登五祖孔道砌

石寬廣類莊馗逶迤繚繞類宛虹直達山椒望  
而知爲唐宋古刹入山門榜宋英宗御書天下  
祖庭路循西麓上屏騎扶杖趾漸高身漸俯視  
下漸遠丹崖青壁澗水潺湲叢薄掩映衣袂灑  
然由東山禪林憇息緣亭先生指亭側隙地太  
息云此王伯固爲瞿安國卜祠地余笑謂先生  
瞿孝子重馮茂抑馮茂重瞿孝子乎名教所關  
政無煩邇琳宮梵宇先生額之半山亭袈裟亭  
厓餘故址惟石塔二座巋然道左東過飛虹橋

遇寺僧挈茗相迎橋跨兩山之間屋其上兩岸  
古木數章陰森蔽日向水聲淙淙裏啜茗道故  
令人無限濠梁思折而西進爲寺門天王殿已  
進爲大雄殿堦除頗弘敞已進爲毘盧殿堦除  
滙泉有池從左个佛母祠進有函經疑卽祥符  
賜者已進爲法雨宮堦除多芳草逶迤進皆歷石  
梯十餘級五祖弘忍大師幻軀在焉余與先生  
雖無乞靈心以次瞻拜畢就龕視之體貌脩巨  
趺坐襲緇冠儼然土偶乾腊皆丹堊塗抹已不

可辨矣住持僧仁山延余輩少休方丈盥洗設齋遍視題壁徵所藏祖遺鉢片鎮山摩尼珠冰玉鎮紙佛骨念珠元泰定賜金襴衣珠四顆著掌中光動盪欲然色稍黝者更赤鉢片方寸嵌黑髮成盂匪金匪石色鰲澤可鑑僧云佛祖自達磨西來東土衣鉢遞傳爲信至師而五至惠能太師而六付之歸曹溪衣鉢遂無傳唐及五代曾迎入宮禁供奉完好無恙逮明正德己卯爲學憲魏公下教焚毀碎片猶存石侍御金按

粵道經南華以黃梅故物取一片歸付山僧具載鉢片志夫閱世千有餘季沙彌衆生能護持其師法如此足愧吾儒之叛去佞佛者會先生門徒李應和講業山中率其子弟來謁先生與語余呼能之易衣履賈勇窮搜拉僧翠虛爲導看勝國時鐵雲板大丈有半唐時鐵鼎可受數十石左下叩守中室守中室者瞿先生及子孝廉克國讀書處也克國物化麗句妙墨猶烜赫楣柱間爲之一嘅而回徑毘盧殿止步欄而西

右个入僧寮報謁出卽陟蓮峰路路石復脩廣  
百武所得洗鉢澗三佛橋視飛虹殺三之二過  
橋路繚山腰折而東正值中雷後歷石梯如嚮  
者上爲法雨塔塔疊石成故師湲盤地前夷可  
坐數百人日境豁如也捫蘿東折多巒爲奕棋  
石轉蹊爲投法洞洞無竒對洞臥大石二登石  
上見唐會昌題識數十字循塔北再歷石梯爲  
講經臺臺方整縹緲四削中天積翠玉臺遙其  
謂是耶循臺背歷石梯百餘級則陟削峻絕不

可步二青衣肩相輔猿貫上多卽石鑿梯梯窮  
而草木蒼鬱疑路盡矣駐足下窺真如七級浮  
圖中立兩山翼張左翼稍促鳴間爲師時巽下  
地確磨今廢右翼蜿蜒下伏曲抱几前盤紆崿  
嶮懸沃涌濫趨注澗壑與之俱出天造福地哉  
何峯律也從蒙茸中轉土脊數百步度道源橋  
喬木合抱並峙若門穿其中忽開如堂密萬竹  
林立叢桂孤芳古佛石堂列白蓮池上爽塏軒  
豁戀不欲去池左廢址半畝意必昔人精舍使

小構避喧亦隩區也。其共能之分道尋草萊輒  
得刻石壁文字惜泐滅不可讀得古井不甞且  
清泠以汲綆試之深二丈許余謂能之山上有  
澤卽以虐相通奈何混混晝夜不舍可與華峯  
雁蕩爭勝竒矣竒矣俟歸當摘桂生峻嶺蓮出  
綠波四語錄置壁間能之曰善他日結緣息肩  
無能舍此從西徑轉登絕頂則平坦可數畝爲  
五顯廟爲焚楮亭負東面西皆伐石琢成勞費  
不貲瓦礫苔蘚翳蕪逕礎前代金碧輝煌今固

爾爾南望匡廬屏立摩霄長江如衣帶太白諸  
湖如盂水群山走集如蟻蛭田水瀾漫如滿月  
影草樹蒙籠如藻荇浮土橋河交會如線縷殿  
宇圯閣如錯繡壯哉目窮千里樂可忘死由坳  
陰東折爲洗手池石坎弗涸爲捨身崖津津相  
傳邑人毛大魁曾舍身其下抵崖而山以東之  
事窮尋故道返度講經臺而西多亂石流泉石  
縱橫埒堵墻堪埽磨崖泉曲折滌帶不任浮杯  
行脚僧結茅次爲逃禪庵插槿導流頗具形勝

崎嶇下爲水洞巨石數拳障列其鞭驅來者耶  
偃而入五六步許泉滂沱雨注掬而嘗之味甘  
冽然洞周遭皆石莫測其泉去來也稍下爲靜  
室又云三塔庵陶瓦板壁蕭然一團焦僧水齋  
方剥笋煮茶設供先生遣使趣因投袂起向羅  
漢洞可布一二席水聲淅瀝聒耳洞實燥不患  
卑濕又下爲沙菴菴多樹松檟遙望先生李應  
和諸君子携榼遲法雨塔下余欲竟試心石金  
粟菴游能之云金粟菴卽先生故倩熊文叔所

搆指前灌莽中茅宇是試心石去不遠平平耳  
無爲更往遂赴塔下飲僧仁山翠虛亦與列籍  
坐時頽陽已西新月初皎暮藹遠歛京颺徐動  
先生觴余余觴先生酒廿餘行各極酣暢會余  
以楞嚴宗旨問先生卽爲剖析疑義具道根本  
槩及楞伽維摩金剛法華一切象教秘密宣洩  
欲盡時二衲子亦能譚禪佐余遞相設難先生  
遞爲解說司樽告竭乘月言旋且步且談猶疊  
疊不逸口抵方丈飯鐘鼓徹廊廡矣明日先生



家以曹氏女病劇聞促歸僧爭以山簌來獻朝  
餐時佛堂梵唄男女念佛號膜拜者聲不絕余  
曰何物自苦如是僧曰大師以十月廿三日誕  
來朝者千群遊僧至者數百日一再煮古鼎不  
給也昔克國常爲豪舉便丐余助因捐囤米貳  
拾石飯僧爲克國結地下知先生拜手謝旣而  
群僧餞送飛虹橋別先生歸勅二從護余與能  
之遊西山余因共能之勒馬並驅行田間五十  
里多濘淖抵破額谷口則四祖棹楔在焉過禪

關依山爲路澗水周路下除道二里許脩廣視  
馮茂等層山四圍一無覩見下馬陟崇岡始劃  
然聞滾滾澎湃若轟輕雷與能之驚且視蒞泉  
瀑處大呼稱賞不知日中未食又不知濡沫之  
濺衣也雨霏微從者趣行折而西渡碧玉流圯  
上屋數楹橫鎖山岬騎衡窺澗底清泚粼粼白  
石玉暎如砥碧玉流三字大徑尺頗爾雅餘鑄  
未稱沙礫淘洗欲絕何必金鳧玉鷺沉水中而  
後稱流觴渠哉下圯道經草澤水楊中越石榔

橋青楓二株夾路實數百季物進次天王殿大  
雄殿四祖大師宮準以馮茂巨麗時或過之迺  
塑像規制人工天巧遠不相逮審之則屢值回  
祿卽師亦遭劫數遺軀就焚獨舍利瘞座下爾  
徘徊瞻睇雙峰出沒雲端隋名破頭唐名破額  
凡幾更固不若雙峰西山雅也僧舍鱗次山環  
抱水縈遶吾鄉邨落多似之望西嶺塔一級嶽  
崎可愛僧指爲慈雲塔師自構閉其中入滅季  
餘始議供奉余興發不能禁促飯飽能之屏去

筍蕨使一力持之佐壺觴以往寺罕垣墻東卽  
山趾爲籬落西界澗水爲溝瀆度澗立明月橋  
灌木上蔭清淺下流石如象馬馳驟蹲踞午日  
無蒸清涼可人循水涯倏隩倏隈扱衽躋嶺表  
四山擁衛線脉自雙峰東西旋來勢如常山率  
然長數千尺塔據其首大石數仞離立據其尾  
石路貫其脊塔卽圮路卽傾亥終非近世物力  
能致憑高騁望峰巒迴合離俗絕世嶺殊平坦  
可列數十楹左顧寺西澗外膏腴數井神瀆漑

灌石亭一峙山足右顧原隰拱抱溝澮流澌余  
謂至人選勝師時結構必在塔前後殘基欲磴  
猶可引証破額云云大石離立者甚肖今徙之  
山麓失其故矣道旁草莽多題刻惜漶漫不辨  
使得隋唐間片石若九成宮夫子廟堂讀之足  
以明余言非妄質之僧輩然然否否殊不解惟  
傳寺後池爲故遷徙時發塚窟石墪橋爲故塚  
中物二語近斷案能之呼僧温酒因共坐石上  
劇飲倒一樽長嘯下卧月明中看寺僧觀場不

持戒律不別男女殊堪鼓掌久之倦就寢凌晨  
鳴雨不絕期屆浴佛正冠禮佛去之方丈住持  
僧亦以師應器碧玉環銅香合鐵錫杖及三朝  
賜衣觀余香合文縷凸起者不加灑削古色蒼  
然賜衣三宋實地赭錦藻而雅元同馮茂葱紵  
織金麗而固明永樂刺繡華而腕留之齋堅辭  
別去雲川師徒已具餞碧流上欲共泛羽觴慮  
波流迅駛濡足沾裳遂各取盞立水滸飲歌者  
九秋再成來佐迭奏艷曲發聲嚶亮飲可百巡

風起木號雨集雲橫余與能之擊箠听幘呼樽  
相屬因浮太白東向醜曰先生好客余輩籍寵  
靈以有兩山迺今遊甚樂而先生家居懸遲魯  
不得歌進酒爲先生驩橋下流水寧無作隴頭  
嗚嗚向人耶裏二使灌之五賡歌柳子厚破額  
山前一章二疊其後時往來者麋至亭下屬目  
兩人步却不前覘知爲瞿氏客爲新安士俱額  
語謂固應有此頃之興闌神劬徑醉思去會先  
生遣肩輿來冒雨駕之迴醒甫解已及門矣明

日雨留先生所談禮樂取禮樂論著示余談內  
典取楞嚴註示余談邊陲取邊略示余至是始  
知向所驚愕才十半據上坐捏杌不安謀之能  
之執弟子禮不敢以雁行進先生挹損固謝奎  
引分固請得拜堂下成禮退迺先生張筵陳幣  
誨訓肫篤則甚慙不能爲報矣明日訪曹平叔  
間左謁瞿克國祠郭西先生祖之濯港再拜別  
能之祖之白河渡再拜別抵龍坪寓街鼓已動  
矣家姪輩問黃梅遊樂不明月下一一爲道之

如此吳文奎曰今天下尤趨佛氏哉卑者勤佈施以希福利高者獵經典以資口耳無論軌之人倫日用爲無當質以覺義溺其旨矣世言黃梅震旦佛土二祖妙得心印余浹旬其境一一考之卽所稱圓通廣化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將何爲耶瞿先生固其鄉之深釋典者悔少年時爲兩山標榜惟自命以經濟意可思哉漢史在六朝前論佛者清心釋累之訓其言良然然而亦爲迷世味者設若吾黨則有義命在不願聞其術矣

游銀山記

余僑居富水之上廿載矣聞縉紳學士道銀山鐵壁頗心艷之苦具不能濟勝輒用中止壬辰冬約友人張能之游匡廬張貽書云足下發興渡江政恐銀山鐵壁殫人耳癸巳獻春六日天宇晴霽裹飯賈勇拉隣人司載義兄廷勳兒子可晉從挾二青衣導甫首路其一以病告歸取道深塞湖越通真觀以東三里許迺迷不知所

之悵悵詢牧豎芻蕘半謂投足可至半謂日晏始達且疑且步迤邐草澤將抵雙港同行老人笑詰余曰二三君子非游者耶始以實告卽北顧指山之頽出林麓者云寺據峰下望之非煙非霧若石若土蜿蜒礧礧紺黝鬱茂真奧區也然四山環抱膝畔陂陁縱橫高下益莫測所從入矣余調笑司載義吾輩皆越人猶可委非吾土卽以楚人失道奈何不從楚人得也司慙向田家勾道引歷林樾曲折登頓若投梭忽谷口

衍然中開則銀山之寺在焉寺坐翠微負中峰而面岡陵濯濯平行如列几可甘晦許傍兩峰翼張迤透廻合直戟寺前左右俱有泉灑灑瀆流出山下二三僧曝背墻隅睨余輩至疾趨來迎新宮奕奕瞻拜四顧始知爲吳師所撤而新其舊者方丈存無異唐肆易爲香積石礎瓦礫荒穢不堪目矣少選僧出笋蕨清齋噉之問宋元斷碣喬木鮮一存者卽文忠像存類土偶不辨問銀山鐵壁安在僧杖前導左折而北踰百

武地坎泉瀦時久旱塵塵濫觴不任烹汲扶掖  
登山徑陡削八九憇息始陟山巔一望莽蒼中  
原田雜厝衆山列施故家丘木徃徃如薺若菑  
蔥斐豐松竹舍上流水堦下堪稱人意獨山前  
郭氏宅一區耳向所指礮礪糾黝皆取礦掘伐  
所餘山無衣故色緝黝山骨立故勢礮礪余拾  
而手提衡之氣等磁石重埒黑金似經野燒埏  
埴而成僧言徃者從事山中日不下數十百人  
盈者礦一石鎔液得白金一緡鉛三斤其次礦

一石減白金之半鉛則稱是總之薪火厭禱醲  
力鳩衆費亦不貲利可再倍止矣山隕間樹備  
兵使者禁石二曩洞稱丹穴近榛莽叢棘窳窳  
不辨鎮無人跡瞥見山北坑塹黑若垂天之雲  
駭爲石墨僧告余曰此前朝燒礦煨燼殘灰也  
南宋法網踈豪俠鼓鑄者輻奏寺籍是金碧輝  
煌重門複道擬于宸居蘇公以物色異人來羈  
栖山中至爲立亭余吟望紬繹久之會大風颯  
至不可留躡踵從故陁拍肩俯背返渡寺前蘇

亭故陟右折下石磴三級蹊田間石壁對亭西  
峙勢奔馳者數丈高丈許不墜不坎宛如堵墻  
中鐫蘇文忠題鐵壁二字不紀年月大尺有咫  
戈法與生平所見公小楷合超澗立其陟凜凜  
移時幾不能去俯視澗水流漸尚可浮盃憶春  
夏水怒變態當有奇觀也守相楊紀游詩及傍  
小鐵壁字苔封不辨何氏欲緣源尋勝路第中  
止因解囊錢贈僧送之孔道別去逮息足東嶽  
廟城頭日下春矣歸共二三人痛飲賦詩散去

一石減白金之半鉛則稱是總之薪火厭禱醮  
力鳩衆費亦不貲利可再倍止矣山隕間樹備  
兵使者禁石二曩洞稱丹穴近榛莽叢棘窳窳  
不辨鎮無人跡瞥見山北坑塹黑若垂天之雲  
駭爲石墨僧告余曰此前朝燒礦煨燼殘灰也  
南宋法網疎豪俠鼓鑄者輻奏寺籍是金碧輝  
煌重門複道儼于宸居蘇公以物色異人來羈  
栖山中至爲立亭余吟望紬繹久之會大風颯  
至不可留躡躡從故徑拍肩俯背返渡寺前蘇



亭故陞右折下石磴三級蹊田間石壁對亭西  
峙勢奔馳者數丈高丈許不墳不坎宛如堵墻  
中鐫蘇文忠題鐵壁二字不紀年月大尺有咫  
戈法與生平所見公小楷合超澗立其陞凜凜  
移時幾不能去俯視澗水流漸尚可浮盃憶春  
夏水怒變態當有奇觀也守相楊紀游詩及傍  
小鐵壁字苔封不辨何氏欲緣源尋勝路第中  
止因解囊錢贈僧送之孔道別去逮息足東嶽  
廟城頭日下春矣歸共二三人痛飲賦詩散去  
嗟嗟文章不朽盛事哉二字猶能奔走吾黨籍  
令無當作者甌脫之區貪夫滅趾何得溷廼公  
耶至高山大澤民所取財乃令甲狴懼生亂一  
切報罷使借籌桑孔必謂膠柱鑿舟委之無用  
不知民之趨利如蠅如虎中有可欲卽死死不  
顧觀日者浙西之事戎馬幾生于郊而後知聖  
謨之宏且遠也

吳氏張僊真人會記

蓋萬曆壬辰不佞適譜余族云爾時計臨溪之

有吳氏自八公團始七百餘歲矣計蓀圻之屬  
吳氏自大公履元始五百有餘歲矣計口立傳  
望三百指邇其中阨於司命冢嗣未見者將五  
十人徽俗保界山谷強弱興廢則人之由初畧  
不芥蒂而久之矍然自失也間以語諸父老子  
弟盱衡色驚謀所以廣胤嗣而承宗祧者顧置  
媵誨妬積習則然况貧家懸罄無其貲桑榆期  
逼無其時將付之無可奈何余曰不然禮有之  
冠而生子求子之神爲禡月令仲春玄鳥至且

以太牢祠于高禡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禡之前  
班祿列漢武宮中禡令東方朔臯枚祝禡降嶽  
生申禡之昉也尼丘應禱禡之驗也神庥亦大  
矣且也不佞誦灋鄒魯周易稱天地之大德曰  
生宋朱紫陽稱天地以生物爲心帝德無涯寔  
始好生故福不可以淫祀求禍不可以瀆神免  
至苗裔絕續之際苟濇被其昭曠虔一其威儀  
未有不可以企鑒觀者何以故彼昆蟲草木萌

生蠕動其胎息甲析尚出入於好生之機綿綿不絕豈人爲大季最靈自非元惡大敦操行不軌而謂天遽斬芟之必不然矣夫人身天地之委形子孫吾身之委蛻弱息紹業雖去猶生譬之薪有盡而火無窮火傳也不見其盡有味乎蒙莊氏之言也衆共唯唯次日叔氏道賓弟文曉等因募諸善男女得數鑲削木爲像備龕座鍾鼓崇祀于廳事一一倣蜀本圖像大都岍幘綃衫左持弓右握彈類人世輕俠少年繼考搜

神記委宛餘編求其歷履載張惡子爲洋潼帝君事多不經惟北斗文昌司人間胤嗣事以意折衷之或者後世昧禱所自起及弓矢所由取祥天帝故姓張乞靈者以帝好生遂被之以張僊之名乎然淺見寡聞難與博物者道聊序次其名實勒之鍾石文字曰蓀圻吳氏張僊神會祭法春用春分日秋用秋分日從月令舊也牲宜用三牲而鹿脯菓酒者易具也以米爲蛋而五彩陸離者兆誕子也得請而輸香直谷神麻

也輸直而低昂其數稱其家也爲可久也夫神明正直最不可罔歲時祭祀祝史告虔用之祈禱不若用之懺悔一切侵牟乾沒背公糾黨漁色數倫破義縱淫便已損人自我作俑輒慮無後各思承前啓後相洗以善則閭室屋漏天鑒不遠行見芝蘭玉樹媲美王謝螽斯之慶式穀之美並萃一門矣雖有孚用禴可也不然陰賊奸險肆行不肖徒以膜拜楮錢鬱酒蘭湯倖萬一於神明無論金科玉律昭赫難掩卽與蓀圻父老子弟立會之意不大相刺謬也哉

適園記

余性慙不能與世浮沉逐逐里巷弗適也戊子秋白門下第歸謝去舉子業念栖託無所廼於明經堂之東得隙地半畝許創屋五楹負北面南循步檐入中雷爲談秬居方廣一筵取受兩三人盈庭聚訟無爲也東爲諸兒呻吟地折而西復轉而南取道房中會心齋在焉茗椀鑪薰張坐卧具攤書數十卷洞前楹疏櫺髮几暇輒

緇經解衣礪薄其中左退爲奧內帷帟備置與  
齋對峙則青蓮宇也堦除植小竹數竿壘壘粹  
白繪以石青奉維摩大士廣雖方丈乎芥子中  
藏山河大地故是不二門中伎倆蒲團經藏差  
消磨雄心循墻而走梯上出爲蓀閣以蓀圻得  
名中多藏書壁後三楹綺疏豁達遠見百里外  
赤嶺雲巖翁山伯山迭出幻景皆几席間物足  
當大觀顧北向地尚數武意猶未盡因面東爲  
便坐顏以栩栩示適也房左个懸榻爲謁舍周

遭設竹埤雜時花木於中逶謝逶開宛若步障  
穴埤而入碧梧兩章江梅壹株夏翳綠雲冬霏  
香雪墻隅築聽雨亭以當其勝深花掩映拳石  
離立常小憇清譚若謝尚窻間彈琵琶不覺作  
天際真人想矣遡經始逮樂成量事期旬月慮  
材用什伯主人游行其間警哉僊僊乎適也客  
有涼主人庠而陋者謂之園也斧其植曾不任  
薪伐其石曾不任礎散步而足繫邀賓而膝促  
坎有龜井有蛙主人之適也烏乎園主人謝不

敏曰嗟乎客之不適也未遊適之藩也請言嗟  
畧凡適之云者自適其適也而非適於適也適  
物者物適適我者我適以物適物孰若以我適  
我故澤雉在樊神必不王祭爰居以鐘鼓彼有  
駭而俛首爾且人大喜耶戾于陰大怒耶戾于  
陽適則情境兩融意象俱洽有駭形而無損心  
心口不能相語來莫却往莫禦不煩外轆不勤  
內韃亦難言矣主人脩渾沌之術以有是園朝  
于斯夕于斯祁寒暑雨于斯而行填填而視顛

顛而卧徐徐而覺于于遺榮名棄嗜好解懸去  
殺一切窮達貧富生死是非毀譽得失循環更  
代不滑其天庶幾乎無適也而無不適潛淵之  
鱗集茂之羽矣浸假而搢搢矻矻求多土木是  
謂不恬浸假而屑屑瑟瑟屏營相度是謂不愉  
不愉不恬方且爲懸旌方且爲桎梏方且爲觸  
藩方且爲飲冰卽力能移五嶽數十洲林漢苑  
吾知其無能適也故鵬徙南溟不必詫其大鷦  
巢蚊睫不必鄙其小乘時委化齊物忘我要之

於適而止試觀忘履而足適忘帶而腰適安所  
事躡珠而圍玉哉有味乎蒙莊之陶鑄肖貌乎  
適也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  
乃入于寥天一夫大適不適其適無極非語適  
者之所稅駕乎哉雖然客且休矣不佞而嘵嘵  
然鳴其適不適不適矣作適園記

蘇園記

海陽之南牧有市曰臨溪入市首路故名蘇圻  
余世業在去四百武而遙爲蘇園前達橫正後

達方干西隣聚族櫛比惟東則沃野崇山足稱  
大觀先是余課子家塾卽所謂適園者大僅半  
畝喧囂特甚會先兄廷開以廢圃售家姪後割  
圃畔膏腴足之遂得匠心議土物焉園負坎向  
離群峰矗刺天外門內舊植槐栢江梅行列井  
然因取道其中折而東抵魁父草堂下堂地墳  
如一丘因名草堂志小也庭中祀先廸功室龕  
歸然詳具家祭志中登中霽周遭皆雷竹桂竹  
碧翠檀欒映帶綺踈廣三尋高二仞深仞以半

堂背爲都房慈孝竹一叢幾萬竿松一株偃蹇  
抑鬱無復凌雲望余感亡兒賫志坎掩筆硯其  
下兒輩憐之爲題石書吳仲穆瘞筆研處東端  
爲清涼室蔽牖俱竹密不受日月西端爲蜚肥  
室廬橘巖桂勁幹離立椿葱可挹翠栢一株合  
抱扶踈直干雲霄皆百年物竅窻受之令人作  
天際真人想附墻低屋五楹泡湑浴室具在取  
近也循魁父東折步欄可數十武題以綠雪檻  
上覆美蔭下滋崇蘭過之冷風琴然六月忘暑

又東折度門爲葵圃澗水竇墻入淙淙不絕課  
獠奴灑水灌溉以代桔槔汗池可數弓花嶼中  
峙若鳧雁象馬苗薈芟芟雜植宛在蕭湘一曲  
平橋曲折亘兩岼間洲上爲蓀亭崇山峻嶺茂  
林脩竹差具體山陰余暇則趺坐其上甚樂也  
至盛夏方碣一築清流怒湍浮杯迅駛令人忘  
死穿灌莽級石磴得綠天坐隔岼巴且百株飄  
颺蕩漾縞素對之疑綠如染旁隙通希夷洞主  
八故好眠日可三眠不聞不見是以名然抵洞



口而東出之步盡矣由綠雪檻直北出衡門嘉  
桑一柿一高且十尋濱水多梅竹設石几少憩  
路畔藜桂與桑爭竒闔勝循墻以西爲達生臺  
朱欄臨水臺上古栢二株亭亭相倚花卉點綴  
倒影參差遊魚跳躍水中小有濠梁之致從西  
岸竹百个藩屏陰界鐘磬香火梵唄時時起房  
中其主人休影息陰汰漉塵盆思一濯清泠之  
淵乎北度萬里橋橋頭桂一株勁幹虬枝如蓋  
如屋下置豨石一拳足揮塵逍遙名曰逍遙坐

少進爲麗桂齋廣庭列植四桂齋當之聚經生  
隆師都講地也堂楹三得室四會饌栖童僕具  
在左掖卽授本業不妨宴息榜曰麗桂竊取離  
騷語也逕齋頭竹中可十數武叫窳深黝抵門  
古梅一株大真蔽牛甫出門目境曠如圍以短  
垣高閣飛跨塘水憑虛四望東密巖三跳石當  
東南方山嶺當東方口拄棒山響山當北赤山  
頭當東北餘環拱諸土山如困廩如蛾眉月如  
屏展丫髻雙峰硯何雲巖石骨峻嶒李青蓮云

五疊屏風雲錦張因以名樓登樓則見平疇曠  
野阡陌縱橫煙樹室廬雜杏豆櫛麥蹊錯出時  
青時黃時紅瘦時綠肥五禾具備田間水流涓  
涓穿舍下經隆冬不涸塘口原道上行旅梭織  
諸遠峰羸尖黃羅公山伯山歷歷可數矣下曰  
水華榭波光動盪梁棟間四周環植榆柳桃李  
梅千百本深水種魚淺水種蓮朱明啓侯祝融  
司令幽芳吹風帶人逮朗月踈雨更爲增勝東  
北行拾級爲方廣臺正面東雲巖先輩程克勤

學士紀游詩語也過此以往歷水月廊七楹而  
園之事窮外宅童僕重青氈故物爾總之計地  
八畝有奇計緡千金有奇魁父麗桂以幽邃水  
華葵圃以踈豁幽邃者樛木壽藤翳陰積蘚十  
九在因踈豁者山環水注短垣飛甍十九在創  
因者易創者難因者襲人創者乘天此蓀園大  
槩也客謂主人曰里中園墅基置宏鉅瑰麗吊  
詭爾雅何氏無之夫夫五十角而游觀不貽笑  
大方乎嗟乎余直日暮途窮計無復之上奉蒸

嘗下思貽穀托之區區少償夙志耳且也新安  
山羸水詘罕能得無天幸贊我灌木可陰溝澮  
可渚層巘良田可眺衽席几筵以全收之竭歷  
從事庶幾弛張之道哉若避虛嫵辭實享世所  
爲譏樸滿也主人業已辯之矣

癸卯菘園避暑記

余甫五十成菘園爲日以居盖慨命之不長追  
徃憶來企一息爾先是郡邑大猾起告密中貴  
以礦稅騷擾頻年冰兢旦不謀夕辛丑冬爲亡

第經紀負逋其明年春又值族兄孤托之役對  
簿旁午初夏始遂跳驅偕兒輩之白下作寓公  
濠上然坐席未煖復苦舟人侵牟大喪資斧委  
頓歸而里選之事興矣營營乞乞竣事已及燠  
熱念觸冒則故痾恐復俟時則繁劇靡寧家督  
可中省自楚是園處之勝天贊我也屬中主市  
糴勅奚奴以襍被帷簟隨藏書諸度咸啓鑰信  
手日拈數帙間爲詩歌遊戲筆研課童子篝火  
焚水沉支鼎試松蘿佩琅諸茗始猶不中役久

之則慣習稍解余意于時梅雨間作滂沱霖霖  
透無常約友人劉國成以幼兒可馴穉孫良彥  
塾麗桂西饗餐醅醴坐臥與共或譚品文稅或  
商允家政日刪笋餉茗不減簣營味回視數年  
前若乘舟舍洪濤以艤安流若策欵段去羊腸  
九折而履平陸粲然嗒然身能受之口不能喻  
之端午後二日汪道甫自婺至東裝候發館穀  
者浹旬屬兒竒侍之入成均伏且中矣兒晉遊  
學歸余宿草堂經生宿齋頭相去百餘武其中

叢桂離立池水澄泓晨昏間聆鐘磬悠揚散步  
於閑徑一環矚燈光閃爍月影參差中若有深  
趣悄恍不可方物亡何劉國成赴甥之急去會  
逼素秋兒晉同猶子如鼎赴試去明發解維先  
一夕大澍如注雨聲浪浪中月明疑晝澡已大  
稱快昧爽余偕兄攝衣冠送之方干獨歸猶戀  
戀不欲徙恐居待秋早起步堦除看殘月披晨  
風間堅臥日高春不必出房櫳園丁伺左右問  
萱可摘乎曰摘燁日中蔬可充盤餐乎曰充魚

百頭齧草乎曰齧某刈矣荷著花乎曰花桃梅  
熟乎曰熟熟矣梅可醬桃可脯矣誰氏見客乎  
曰某市肉幾何爲黍幾何不設無味盥櫛後如  
家料理少選率用爲常世外交惟程巨源程象  
先劉仲偉四五人折簡徵逐無時巨源以世法  
中急功名仲偉象先飄然方外兩後觀竭瀑大  
叫竒絕倚杖流杯橋泛羽觴急流輕如芥舟遊  
如鳧集夥如鴻乘爭拾而強吸之香襲口吻衣  
袂罷向水華榭魚方跳躍嚙嫩草群浮群沉乍

聚乍散不及知其樂軒軒寐矣河清難俟欲成  
一家言續譜牒適傭有市心止然科頭裸袒不  
巾不襪時而晝寢時而夜遊啜糕飲水惟意之  
所適挾拘攣屏帛慶捐苛細真百年一日張弛  
之道舉矣嗟乎余髮種種素徽纏世故每憶家  
父兄賚志閒適未闖藩籬寔是用心惻夫清世失  
路暮年壯志其何能爲計自今以往所不永肩  
一心游廣莫之野遵老莊之途解名利之網濯  
清冷之淵者非夫也

志銘

仲兒可鏡墓志銘

家季子邁阨羸博三號以去彼直悽惋無復之  
爾余輩政情所鍾感念亡兒何能已已於是據  
据其行而銘之次兒可鏡先名可敬字仲穆繼  
余修輯家譜檢本支有諱敬者無後私心嫌之  
更以鏡云兒生頗聰慧叩其誦讀卽易歲月不  
忘間刺經史提衡長短亦十不失六七當未授  
室時日手一編口經書不絕聲余朝昏臨視勞

其勤扶其惰肥暫跣地猶故也逮娶婦孫氏婦  
孫賢而命薄遭姻與余有煩言事鏡婉聽愈益  
甚居三歲病瘵死爾時鏡居常書屋壁韜歛心  
神余遂知其病胚胎已具鏡願托言吾第清臞  
爾日修湯液丸散謀爲繼娶藏溪汪氏婦舉二  
子長良治次良弓良弓以疹夭舉三女俱天先  
是鏡恃其腹笥子史策論不下數十百篇有雄  
心焉歎曰謬謂家世芥拾縫衣諸伯叔及兄如  
金皆甫弱冠籍博士屆期我當不爽恐大物來

逼人耳遂結里中林兆仁程仲魚劉子受族叔  
祖日宣叔濟之堯授兄仲和爲文社交相砥礪  
諸君子頗折行下之德興祝石林先生宰縣小  
試兒優選尋以餘晷成卷令弟代錄亦獲選府  
試嘔血蹠跟扶出大恨歲餘始瘳值母艱服闋  
期當試士兒恐人以疇昔言反稽之且齒長莫  
稱塞責望稍下帷發憤疾大作亡何錢塘凌郡  
丞公來視篆兒強赴試凌得鏡卷大竒之欲弁  
一邑拆號屬次卷卽可晉辨爲同生因首張抑

可鏡居二可晉居三一時臚傳錯愕時鏡方因  
牀第聞之踴躍攝衣冠出然委頓不復能操鉛  
槩赴府試矣余楚歸因寬譬之曰丈夫特患無  
身項足明非戰之罪會良治以暴病二日死鏡  
痛無後僅遺弱女懷抱噉噉挾辰卒于四月廿  
八日辰刻嗟乎鏡生壬申年厯厯二十有九余  
以禮法桎梏之師友縛繫之館舍囹圄之叱咤  
桁楊之蠹魚何罪竟奪其年斬其九齡之後耶  
愉快不過帖括飽煖不越粗糲交游不出里丘

上背鯨嚴下絕胤息囑言立後何益亡魂痛矣  
痛矣願二三友生賞譽吊祭非腴墓者比採輯  
其文足備實錄且也好文噉名差慰地下社友  
云仲穆三不宜死薄嗜寡營不宜死魁岍遒勁  
不宜死敦篤馴謹於禮法無越軼不宜死又云  
如璞已琢未登廟廊如劍已礪未試疆場柰何  
薪之盡矣火亦不傳源之涸矣流復不長其昆  
季有云經明行脩銳志進取得父之意氣約已  
豐客隆師聚友得父之模範直口戇言側目儕

俗得父之踈狂筆縱銀鈎逸訪金匱得父之閒  
學猥云視履考旋壽夭由人卽死矣不必賫志  
賫志矣不必斬後余于虞祭足之云誦經斗室  
寒暑燥濕其何由于第狎元配而惑溺內損憤  
繼室而抑鬱內觸不昭毅明而興蠱死無日矣  
乃鏡兩受室余及嬪甫壯持家特嚴胡然令之  
內損且觸浸淫以至不揀其命也歟哉字其女  
與程仲魚次子名待繼子爲良嗣定其忌辰祭  
掃品物俱刻石蓀園魁父艸堂而長兒可中瘞



其筆硯爲塚艸堂後歲時蒸嘗與此園相終始而已卜塋于赤山之陽庶幾其近而免於餒也銘之曰

生不登其年死不續其後鹿藿漑灌苗而未秀天乎天乎此一杯之土汝骨之所藏而余心之所疚

吳叔婦金氏墓誌銘

吳叔婦金者余叔子可晉婦也邑金氏望汪溪婦父爲仲鶴公母程孺人以萬曆乙亥舉金初

仲鶴公有仲子求婚于余而余以叔子求婚于仲鶴公俱蹇修余侄可學母煩筐篚遂及盟金生而惠自幼寡言笑鮮嗔喜儼若老成人其大父東安公老而家居無所事事日群諸女孫誦讀授以女孝經七誡小學諸書金誦輒通且悉大義時時記憶古昔賢淑節烈事忻慕焉母程孺人善病金佐之握筯鑰司出入無不如指可晉幼而跣跣負狂簡不耐學余攜之商于楚黃毋瞿睿夫先生過而竒之此彬彬者胡棄之持

籌握笑間迺深勸之歸親迎就學時甫弱冠余  
諭知新婦識書字屬繪人繪勸學二字于牀第  
及金歸而端莊共默職婦事閫以外不面閫以  
內不聲也時可晉修業外舍茗液菓餅以時供  
卽丙夜不廢每休沐歸金必問程課幾何指牀  
第間字絮語勗之姑程寢疾金朝夕侍餽粥必  
親湯藥必嘗姑歡焉病轉甚金私籲天請代已  
割股和糜進中外嘖嘖孝之余意興門男而衰  
門女秘不欲聞及姑逝而金哀毀獨甚時家衆

踰百指粹失主母亡所受成衆共推金主內秉  
金拮据將事人人宜之無後言者然竟以是勞  
瘁不自勝又連舉三孫乳哺臥起悉金與乳媪  
親也久之病迺歸秉于余側室廬卒矣時己亥  
五月二十五日也年僅二十有五余從楚中聞  
訃函金五環以祭旌之余不欲身後竟滅孝婦  
名三孫良珉良彥良瑜珉瑜後金殤可晉卜得  
某山之陽爲金治宅窆跽而請余誌且銘夫內  
舉不避下逮不遺卽誌子婦者未之前聞自不

佞始可矣

銘曰踧踖爾儀祇慎爾守爲叔也妻爲益者友亦旣刑家亦旣稱母命之不融天平何咎迹者爾天銘者爾舅用詔家人識爾不朽

亡妾傅氏墓碣

昔蘇長公志朝雲墓不諱細小匪直婉孌蓋亦有存歿之感焉矧慶雲侍余執箕帚者若而年孕而不育安在其忍民民也碣其墓曰妾傅氏行二名慶雲余買自歛溪南諸生吳啟明所費

五十緡雲告余先是歲侵無錢市糴垂髫由武康爲虎林傅生養女住褚公堂教之鼓琴刺繡皆未竟織坊少年與隣覘其有色以中人之產購得之泝歛浦還少年婦悍妬立低其直縱使歸溪南會溪南不宜子泣訴其薄命歷履若爾余時失內子所述罕當意者頗爲雲假借優渥焚香滄茗外卽中饋酒漿不使煩料理然雲綽約清揚自持姿態不肯作里丘俗裝日索綺縠珠玉余難之間應以純素簪珥與之居亡何有

身舉兒可托雲愛之躬自乳抱戊戌患疹天已  
亥又舉女珠其冬余楚返視雲僊強使授女乳  
媪雲性卞諍乳媪刺刺無好語旬日多求去庚  
子獻春病作矣每當夕渙汗沾浹衾稠氣若蒸  
叩之肌骨間常苦鬱攸友人汶上吳研川胗視  
曰瘵也投之劑十愈二三未幾復劇不可治秋  
入女天然猶能強起取簪珥幙被付余九月二  
日雲遂死時年二十五余惟婦德在婉嫕厚重  
維夫與子寔所疑承苟槩之聰慧便娟輕盈旖

旖則取余平生所睹見度之孰出雲右柰之何  
英隕而珠沉也語有之長歌可以當泣不能忘  
情因賦四詩其一曰移得鬢絲蜀海棠凌風嫋  
嫋絢初陽可憐結實輸桃李領畧幽姿只暫香  
其二曰風前岼柳雨中花脆質新粧艷晚霞底  
事清霜飛六月巫山夢杳重咨嗟其三曰下角  
山頭飲泪行荒坟纍纍摠牽情未論掌上珠堪  
惜片玉曾償十五城雲兒可托塚相連其四曰彭殤天  
壽可無言菊圃秋光日易昏慕組洛神奇絕賦

始知慶吊在閭門時雲物故已三易寒暑而蒸  
園主人題其墓門之石如此哀可知矣

傳

吳孝子負父骸歸葬傳

孝子吳琨者余族吳綱子也先是吳綱負氣好  
游苦家貧鬱鬱不聊生逝出逝歸嘗嘆丈夫有  
子當愉快萬里外安能向籬落匏繫也嘉靖甲  
子秋琨弱冠綱年踰艾貧愈益甚迺治行別妻  
販赫蹠西楚奴友富從丙寅又轉販豫章隆慶

丁卯又轉徙關中狀數竒多折閱音耗斷絕琨  
戮力里中酤酒以養母間往近地刺取父踪跡  
杳如也久之琨有子女食貧不自給斥宅質母  
錢以半償宿逋以半治生走維揚學爲小賈心  
搖搖思日暮遇父益私顛者屢矣壬申會族人  
吳培致奴寄語與同里巴生所見巴東男子類  
類琨亟歸告母母子相對泣慮辦裝則居者困  
無所株守則出者歸無期勢不可奈何琨乃請  
糴買給母羸身提藥囊往琨非習岐黃第按古

方書修合丸膏便齋裝爾于是躡屣執盂背負幅帛書父行年月及物色故涕泗別母期以三浹月歸屬天幸行李得不乏絕抵承天鍾祥舊口市忽觸奴友富幾仆驚目攝之詰其故知荆州背主人募亡去強與偕行至奴別主人翁所質以奴言牙僧陳老曰奴雖亡一物無所竊憶吳客子立附金谿祝鳳六入四川今六年于茲矣現泣悵悵不知所之縱奴使還揭竿徧求歷常德澧州而返無何爲萬曆丁丑又訛傳父綱

贅關中白河時現爲族佐質庫主出入泣請曰曹娥女子光終嫁婦彼不難以死殉父務出其屍現男兒柰何萍梗其父爲也日夜涕泣因稱貸別母母抱之泣曰汝父長往十年餘驟雨絕絃存亡未可知籍令汝復爾祇益母倚門立稿爾現跽曰現爲大人遺體有聞不赴謂靡瞻何願母氏日薄崦嵫誠得大人返轍桑榆不亦慰藉暮年乎狀家貧途遠現自茲決矣爲日銳身往取道荆襄隕陽漢中抵所謂白河縣號于市

無見也旬日計不知所出會豫章大俠某察其  
本末憐而教之曰某足跡半天下夔府東鄉其  
程可數也第爾幸伉健挽舟經洵陽金州紫陽  
渡仁河徒步入亂山踰茅坵關登三十六盤嶺  
穿桃花洞徑觀音嵯而西為太寧狀飛棧懸度  
捫蘿躡蹻路極險陜非得三五人莫能往益薪  
篠蒙密虞虎豹嗚谷遼逖虞盜賊佩劍持楛遇  
水泉摧枯發熅火炊苟日晡途窮即踣踏石實  
安矣子能從事否琨謝如丈人指跳身之大寧

間關險阻所歷視所聞常浮溲值歲饑路梗東  
鄉雖接壤乎尚四百里而遙白晝劫掠人幾相  
食每語及道旁輒為沮云胡不待歲泝三峽上  
迺輕試畏途為也琨重繭塚輝又心記母臨岐  
語惕息遂歸途次念祝鳳六不置願一當其人  
死不恨過漢川問徐生適徐生者祝故隣也為  
言祝方老眊待終亟寓書往索之故琨再拜囑  
心達取荅怏怏以歸母子相持泣如前母矢不  
及黃泉無再虛往返明年戊子得徐報書知父

貨荅布入東鄉主羅明又明年己丑母以天年終哀毀襄事又明年庚寅冬廼由松滋當陽夷陵巴東溯瞿塘道開縣新寧山中投東鄉旗亭下徧訪無知者或曰隣有病叟金雖龍鍾能口道往事琨蒲伏叩首牀下金叟曰若新安人爲父來此跋涉良苦願羅明吳客先後逝矣琨錯愕恐謬當以他氏復問吳客何爲作何狀曰若翁左耳懸疣好飲工六博貧不廢結納人亦願交驩若翁琨心知父洵死因號痛顛仆叟扶杖

徐引過市西日指玄妙觀旁叢竹中樞是琨伏柩哭極哀睨柩上書父姓字墨痕隱隱未滅噉噉幾絕聲徹野外值在觀諸生方大都講出問而竒之爭具酒肴勞琨共畫歸策爲文以祭遠近感動廉得邑子汪竒富者居柳家坡故與綱善折簡召之至具告琨父屬續爲萬曆二年正月二夜半鳴官而收餘貲籍記付羅明漸遭乾沒間有一二存者恐無從簿責其逋琨默然曰別父廿有八載不憚三遊萬里外幸歸遺骸沒



且不朽柰何爲利大書揭通衢俾人識來意用  
前茂才策擇吉挾棺拾骨裹以純綿內簾籠中  
鑄絨閔匿負之出山順流東下抵彭澤又負而  
入山者旬日止臨溪里門故事客死者不能復  
入舍抱簾籠露寢田間詰朝具衣衾棺槨舉合  
塋禮宗黨姻婭吊慰來觀如堵諸文學父老至  
欲建白令君旌以風世泣沮迺止初琨屢困不  
贍及數齋糧行橐益單然用是諸吳賈江淮間  
者慕其誠壹左提右挈醜分之金毋亡時貲可

中賈至是返父骸骨復父居址人莫不嘖嘖稱  
吳孝子謂天道有知云文奎曰巴蜀故饒沃吳  
綱雖適彼樂土哉狀狐死首丘志未嘗忘返所  
自生也迺孝子貧窶刺骨入則銜恤出則靡至  
二十年間三往三復越坑塹涉波濤暴霜露竟  
負枯骨歸塋此其從容堅忍視慷慨發於一痛  
且不無徑庭矣彼問寢視膳洗中裙浣厠踰曲  
謹細行又烏足道哉狀所至竒中箕裘不隊聲  
譽不居隲之者亭毒而其所由來難矣難矣余

于孝子爲族屬不欲卒滅其質行因論著梗槩以附家乘

### 二母傳

二母者吳文奎母謝弟文章母李也母謝諱某興國州人母李諱某江北人嘉靖初先君舉當室兄文理弱冠善病欲廣胤嗣置貳擇宜子者母謝母李以次歸先君先君曳裾王門謝病客維揚娶庶母馮間歲始挈裘馬一省覲墳墓是時嫡母程操家乘如東溼先君御輿嬖如積薪

二母朝夕旁室冰玉相對晏如也無何母謝免身丈夫子以寤生不育而母李免身亦產一女姊後適畢氏者益時時飲泣嘆天之暴兩婦亟矣則何能一兆蘭夢以無負末路也壬子二母屆將孕先君夢神人介而馳且繞屋號于衆曰勿畏吾送子子若率家人拜受先君喜告客診爲子徵四月廿五母謝舉文奎舉前一日母謝又夢人畀以雉手扳一羽繫其右趾旣舉奎睹右足有黑子喜里中持羊酒相賀甫浹旬五月

五日母李舉文章里中又賀母謝母李更摩挲  
易乳不啻若已出然乍喜乍憂常恐一不保而  
卒無與爲依也兒時奎肥而跣跣逐群兒嬉戲  
卽跳浪駕馭群兒不則扶且詢之至聞于二母  
跽奎誠勿再章弱小馴謹于人無忤狀二母則  
又懼異日者以縮胸見凌教之諄諄不淚數行  
下不止年八歲先君遣信召奎章偕就維揚卽  
旅邸爲塾使肄舉子業二母難弱息遠離膝下  
無由用隨爲期十日澣沐曝繡手綻紉其衣履

頃刻三致意焉送別持之泣行路爲酸鼻如眞  
州八年信使徃返輒囊脩脯棗棗以寄傳語慎  
自愛勿好美貽父母憂年十有五歸就郡邑試  
二母喜謂兒進不得驟是麓是蓑必有豐年趣  
就館舍學先君督責嚴朝夕蒞偵勤隋視文課  
甲乙加之賞罰二母則兢兢恐不免無何文奎  
文章先後受室二母稱少姑亡何文奎文章先  
後有子二母各抱孫隆慶壬申先君年及耆會  
奎章游南雍置酒里中爲高會八月先君捐館

舍明年萬曆改元奎以庶母馮及弟文元文彩  
文輝歸故宅湫隘兄弟求分異謀決之二母二  
母願同居矢世世濟美勿相忘也奎章遂得共  
蓀坦里第經營版築時奎方操鉛槧簡帙不知  
握筭縱橫卽此中有事無巨細一一受成於二  
母迺二母特喜戴星而炊漏下而休酒食鹽米  
無論應聲出自中饋卽竹頭木屑拮拾不妄棄  
也歲許室成奎奉母謝居東從其長于左章奉  
母李居西從其幼于右二母歲時伏臘含飴美

孫徃來閩閩中衍衍然樂則又曰吾兩人忍死  
爲吳助造若而年天幸稱未亡人撮土長子孫  
所不兩家相念此日非人也庚辰十一月母謝  
暴病篤母李臨候與訣相抱泣哭之痛返室卽  
寢疾母謝以二十九日卒母李遂不起至次年  
四月廿二日亦卒嗚呼哀哉大抵母謝天性嚴  
毅治辦一時無留事母李婉聽貞靜能堅忍無  
遠遂其性異矛盾而其用等藥石而其情投膠  
漆四十年連牀並轡無毫髮迂斯則女誠內則

所爲稱難也世言耦俱生猜蛾眉誨妬詎可與  
二母同日語哉卒後半歲奎章遵治命舉殯中  
堂合厝菴村繼又移合厝井亭繼又移合祔於  
菁陽墩先君墓側文奎曰天乎傷哉庶孽且賤  
也生無以爲二母養死無以爲二母不朽也雖  
則出入頽復同病相憐人間世子母姊妹之楚  
至此極矣間常語吳明卿盛伯豐兩先生欲爲  
丐言地廼吳遜避未遑而盛則戚戚心動也今  
叔無祿卽世奎復逡巡女德不出門外彼哀哀  
母氏誰更念其劬勞是施子孫以貳而莫嗣續  
其先好也誰之咎也作二母傳

吳南垣傳

蓋新都以軒岐崛起江左無慮十數人其人多  
自儒之醫說者謂所錄入較易爾不聞奇節獨  
行也廼若操行廩廩著長者誼重醫而醫不終  
爲掩則稱吳南垣先生云先生諱秦廷邦其字  
系出唐侍御少微公後至元間潤公者遷之汭  
上遂家焉二十傳有先生先生脩頌清揚生抱

至性朴茂不好美弱冠時攻制科言意在起家  
明經康乂時物會績學勞憊勢難卒業謝去捷  
關自爲調攝間取素問難經伏讀研摩資固聖  
儒妙解脉理又得書之要領竒咳里閉疾苦多  
就先生胗切會先生所治精良度節氣酌輕重  
候溫冷湯灑灸灼按古方能出以意十往十全  
霍然有蘇名遂大起造請屢交錯于戶先生無  
不隨詣報謝有無多寡勿問貧不具藥甚且發  
簾籠中精品給之祇惕不啻疴痛瘰瘡在身益

先生第憤曩者輟膺仕業聊寄寓其意非數數  
爲斗糈較錙銖然都人士雅敬重之母敢尋常  
伍益不獨以伎也先生內行淳至孝友天成遇  
事周密詳慎不矜竒激昂亦不唯諾夸毗蚤歲  
承歡輒當父母心及執喪哀有其禮閭里品題  
以孝逮家溫入羸舁祖廟置常稔之田以脩祠  
事孤貧倚辦如帑困行止取決如著蔡率祖收  
族俱有意稱吳宗祭酒數十年居常正冠巾衣  
澣潔徐徐于于無復疾語孌容懂暴遇之躁平

忿釋以故終身無幾微迂于人人亦無所加于先生縣官修轅田政經理區別囂訟蝟起他所者多願金錢卽不然者采名武斷會推擇黨正首及先生先生所度業間左豪右半然善爲調停勞解爭熄獨悶悶無簿對邑大夫庶知狀特加獎借寵之冠服以風邑屋迄今傳誦之大都先生雖不問生業而齋用屏絕芬華一切齋宇鬼瑣游閒豪舉皆非其好用是佐施予得行之不乏之絕晚弛負始築樂善于溪西之呈山于日

請謝賓客含飴美孫取適暮景時二子已受先生診籍禁方稱國工名高郡中乃先生猶呼誠再二謂醫者人所寄死生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志則蓬累而醫益其功差相埒耳一不慎則以人命戲吾平生獨活人爲兢兢汝曹勉之無何臥疾無苦先生委之命不御藥物氣息奄奄微遂溘然長逝距所生正德甲子得年七十有三二子彩彰俱婚娶名家具劉侍御墓誌中吳仲子曰古者憲老置惇史紀厥質行要以風俗第

靡典刑在老成先生其足憲者耶深中隱厚篤  
於人倫卽掩以方技亦伯休君平流亞也籍令  
扁鵲倉公得先生涉世萬一何至見殃而當刑  
哉迺奕世爲方穆行接武語云不報於人而報  
於其人之天良不虛矣

孫堂集卷之七終



